

金華子雜編
中朝故事



中國學術年譜
卷一
中國學術年譜
卷一



中
朝
故
事

尉遲儼纂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金華子雜編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中朝故事

此據歷代小史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中朝故事

尉遲偓纂

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間，跨驢重載，縱目四顧，往往及暮方歸大內。近臣多諫陛下不合頻出，上曰：「吾要採訪民間風俗事，只如明皇帝未平內難已前，在藩邸間出遊城南章杜之曲，閒行村落之舍，遇王琬閑話，果贊成大事。吾是以要訪人物焉。」一日到天街中，道旁見一人，狀若軍將，坐槐樹下石上，見上來遽起，鞠躬而立，上詰之，云：「姓趙淮南人也。」問之，云：「聞杜琮相公出鎮淮南，欲往謁耳。」上曰：「舊識耶？」對云：「非舊識，始往投誠。」上曰：「公聞杜公何如人也？」對曰：「杜是累朝元老，聖上英明，復委用之，非偶然也。」上悅之，詰曰：「懷中何有？」乃一牘，述行止也。上留之，戒曰：「但留邸中伺候，杜公必來奉召。」翌日上以狀授邠公，乃批云：「授淮南別勑押衙，終身獲厚祿焉。」其人感遇，人皆稱之。

宣宗即憲皇少子也。皇昆即穆宗也。穆宗敬宗之後，文宗武宗相次卽位，宣皇皆叔父也。武宗初登極，深忌焉。一日會鞠於禁苑間，武宗召上，遙觀。時日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：「適有旨，王可下馬。」士良命，中官輿出軍中，奏云：「落馬已不救矣。」尋請爲僧，游行江表間。會昌末，中人請還京，遂卽位。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卽位，年十二。左軍護軍田令孜輔弼于朝，僖宗呼爲阿父。朝綱由己，人無敢言。每入對殿，皆自備兩牙盤果食，便對御前從容良久而退，以爲常式。數年後，扈從幸蜀，轉恣耽睡，殺

書孔多。及翠華還京，不敢侍從。時令孜見陳敬瑄爲西川節度，乃求爲監軍而租。昭宗皇帝卽僖皇弟也。咸通八年丁亥歲降生。文德元年三月卽位。春秋二十二。體貌端明。人望偉如也。雖運鐘艱險。智量過人。每與侍臣言論。商較時政。曾無厭倦。乾寧三年。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隙。將欲搆難。犯于神京。上乃順動。欲幸太原。行止渭北華州。韓建迎歸郡中。上鬱鬱不樂。時登城西齊雲眺望。明年秋製菩薩蠻詞二首曰。登樓遙望奉宮殿。茫茫只見雙飛燕。渭水一條流。千山與萬丘。遠烟籠碧樹。陌上行人去。何處是英雄。迎祭歸故宮。又一曰。飄飄且在三峯下。秋風往往堪沾灑。腸斷憶仙宮。朦朧烟霧中。思夢時時睡。不語常如醉。早晚是歸期。穹蒼知不知。上戊年年還京。庚申歲以中官多兇惡。欲去其用事者。十一月五日。爲左軍軍容劉季述。左軍王仲仙。樞密使王彥範。薛齊儼。擁禁兵。喚諸道進奏官僞上表。請上願養遜位。扶上出東內。冊德皇監國。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。誅四輩。改天復元年。十一月朱全忠領兵入河中。四月冬節。上又爲鳳翔兵士擁幸政城。朱全忠將兵迎駕圍逼。首涉三載。癸亥歲正月二十二日。駕出朱全忠寨中。乃還禁殺。甲子歲全忠迎上幸洛。四月改天祐元年。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。寰海莫不冤痛也。

京兆尹有生殺之柄。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。目爲所由之司。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。便列清途。屈指以期大用。故事。若登廊廟。須曾揚歷於字人。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。或駕在東洛。亦爲河南洛陽之宰。數月之後。必遷居閣下。京尹不可倖也。兩縣令初欲蒞事。須謁謝京尹。皆異常待之。庭前鋪置茵褥。府吏行

一人投刺於尹前去。某邑令某姓名。讚兩拜而已。大尹降西廊迎之。從容便就飯會府中。遂爲體例。咸通中。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。以清儉自守。忠正佐時。懿皇以同昌公主薨。謝怒其醫官韓宗紹等。繫于霜臺。并親屬二三百人。散繫大理。內外憂懼。瞻上疏切諫。時路岩韋保衡恃寵忌之。出瞻爲荊南節度使。中外咸不平之。翰林承旨鄭畋爲制詞。略曰。早以文學。擢中殊科。風稜甚高。恭慎無玷。而又僻於廉潔。不尙浮華。安數畝之居。乃非已有。却四方之賄。唯畏人知。云云。韋路大怒。貶畋爲梧州刺史。取十道圖。檢見驢州去京萬里。乃謫瞻爲驢州司戶參軍。舍人李庾行誥詞。駁責深焉。將欲加害。時遇懿皇厭代。僖皇初立。用元臣蕭倣佐佑大政。倣舉瞻自代。又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理之。韋路意乃止焉。俄而路巖出爲益帥。保衡又離相位。召瞻爲康州刺史。再授虢州。瞻旋至湘江。韋保衡南竄。相遇於江中。瞻家人齊登舟。外詬罵之。保衡約束家人。無辭以對。至賀州驛。內伏法。乃是數年前殺楊收。閤子中楊上也。瞻至湖南。李庾方典是郡。出迎于江次竹牌亭。置酒。瞻唱竹枝詞。送李庾。臨履過溝竹枝。恨渠深女兒。庾懾怒。乃上酒於瞻。瞻命庾酬唱。庾云。不曉詞間音律。瞻投杯曰。君應只解爲制詞也。是夕。庾飲鴆而卒。瞻至京。俄入中書。時宰相劉鄩先與韋路相熟。深有愛色。方制鹽鐵。乃於院中置會。召瞻飲。中實毒而薨。鄩尋授淮南節度使。僖皇於麟德殿置宴。伶人有詞曰。劉公出典揚州。庶事必應大治。民瘼康泰矣。諸伶人皆倡和曰。此真最藥王菩薩也。人皆哂之。路巖即貶儋州百姓。至江陵籍沒家產。不知紀極。有蚊蠅一領。輕密如碧烟。人疑其蛟額也。及新州伏法。

咸通中。輔相崔彥昭。兵部侍郎王凝。乃外表兄弟也。凝大中元年進士及第。來年彥昭猶下第。因訪凝。凝袂衣見之。崔甚悲。凝又戲之曰。君却好應明經。經舉也。彥昭忿怒而出。三年乃登第。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鹽鐵。卽秉鈞軸。一旦凝拜是官。決意入相。彥昭陷之。後數月之間。鹽鐵中有墮壞凝朝職。朝廷以彥昭爲之。半載而入相。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。謂侍婢曰。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。遂吾要伴小妹同行也。彥昭聞之。泣拜其母。謝曰。必無此事。王凝竟免其責也。

古者五行官守。皆不失其職。聲色香味俱能別之。贊皇公李德裕博達之士也。居廟廊日。有親知奉使于京口。李曰。還日金山下。揚子江冷水。與取一壺來。其人舉棹日。醉而忘之。泛舟上石城下。方憶及。汲一瓶於江中。歸京獻之。李公飲後。嘆訝非常。曰。江表水味。有異於頃歲矣。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。其人謝過。不敢隱也。有親知授舒州牧。李謂之曰。到彼郡日。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。其人獻之數十斤。李不受。退還。明年罷郡。用意精求。獲數角投之。贊皇閱之而受曰。此茶可消酒肉毒。乃命烹一甌。沃於肉食。以銀合閉之。詰旦同開視。其肉已化爲水矣。衆伏其廣識也。

舊說海中有派水。貫於新羅國邑。清而甘。或彼國怠於進奉中華。則彼水濁而無味。又嶺南荔枝。明皇幸蜀後。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下。彼中不稔。乾符中。僖皇在蜀。洞庭柑橘。東都嘉慶李。睦仁柿。亦味醕而蓋北省官往日遺補。每上疏諫諍。多謝罪立誓詞。右補闕與左拾遺結狀。故中朝士人重右補闕左拾遺也。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。唯徐商持致公。直數十年不曾有累。其子齊國公彥若。亦以忠於上。和於衆。竟

無貶謫之禍。

盧耽自進士登科後，出將入相，四十九年不曾稱前銜，皆從此任受於彼。宰相堂飯，常人多不敢食。鄭延昌在相位，一日本廳欲食次，其弟延濟來，遂與之同食。延濟手擎饌，乃數口，碗自手中墜地，遂中風痺，一夕而卒。

太常卿初上寺內，以雅樂全作而呈之。少卿初上，以半呈之。

摺紳子弟皆怯於尚公主，蓋以帝戚強盛。公主自置羣僚，以至莊宅庫舉，盡多主吏，宅中各有院落，聚會不同。公主多親戚聚宴，或出盤游，駙馬不得預之。相見即賢公簡婢僕，不敢顧盼。公主即恣行所爲，往往數朝不一相見。唯于琮相國所尚廣德公主，即賢和不同，乃懿皇親妹。于琮遭韋路所逐，同到昭州，于公累起，被中宮賜藥酒。公主詬罵，奪而擲之。常侍于公手執公腰帶而坐。凡所經歷州郡，官吏不敢參迎，道途肩輿，門相對而行。果尋被詔却還輦轂，授太子少傅。次除右僕射，所謂公主之力也。

宮苑之間，八節游從，固多名目。每歲櫻桃熟時，兩軍各擇日排宴，祇候行幸，謂之行從。盛陳歌樂，以止盡日，倡優百戲水陸，無不具陳。在處堆積櫻桃，以充看翫也。

同州有長春宮，其間園林繁茂，花木無所不有，芳菲長如三春節矣。中者收事堂後有五房，堂後官共十五人，每歲都釀錢十五萬貫。秋間於坊曲稅四區，大宅鱗次相列，取使修裝，徧栽花藥，至牡丹開日，請四相到其中，并家人親戚，日迎達官，至暮娛樂，教坊聲妓，無不來者。恩賜酒食，亦無虛日。中官驅高車大

馬而至。以取金帛優賞。花落而罷。

京輦自黃巢退後。修葺殘毀之處。鎮州王家有一兒俗之王酒胡。居于上都。巨有錢物。納錢三十萬貫。助修朱雀門上。又詔重修安國寺。畢。親降車輦。以設大齋。乃十二撞新鐘。捨錢一萬貫。令諸大臣各取意擊之。上曰。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。却打一槌。齋罷。王酒胡半醉入來。徑上鐘樓。連打一百下。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。韓建喪母。尋訪松楸之地。有術士云。只有一穴。可置大段錢物。亦乃不久而散。若華州境內。卽莫加於此也。建乃於茲葬母。明年大駕來幸三峯。四海之人。罔不臻湊。建乃廣收商稅。二載之後。有見錢九百萬貫。後三年。盡爲朱全忠所有。兩軍所置街巡。一止軍中兇暴。若乃百姓爲盜門。卽屬京兆府并兩縣捕賊司。軍人百姓不相參雜。天下亦如此。

天街兩畔槐樹。俗號爲槐衙。曲池江畔多柳。亦號爲柳衙。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。

每歲上巳日。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。縱其問訊家眷。更相贈遺。一日之內。人有千萬。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。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。涕泣而人成歲如此。

華清宮湯泉內。天寶中刻石爲座及芙蓉。聞說到今猶在。屋木亦有全者。驪山多飛禽。名阿濫堆。明皇帝御玉笛。採其聲。翻爲曲子名焉。左右皆傳唱之。播于遠近。人競以笛效吹。故詞人張祜詩曰。紅樹蕭蕭閣半開。玉皇曾幸此宮來。至今風俗驪山下。村笛猶吹阿濫堆。

古有鑿龍氏。長安有鑿龍戶。觀水卽知龍色。目有無悉知之。懿皇朝。龍戶上言。龍池中走失兩條。往開東。

尋訪數十日。東都魏王池中見之。取而歸闕。經華州時。李訥爲華州刺史。訥父名建。杓直。與白居易相善。訥爲人正直。聞得龍來。大以爲虛妄。命就公府視之。則於一小瓶子中。倒于盆內。乃二細鰕魚也。訥怒目曰。何以爲驗。其人對曰。驗非難也。請於中子鑿一穴。闊一尺已來。注水其間。收鰕入水內。魚到水中。相趁旋轉。尾觸穴四隅。隨觸而陷。水亦暴漲。遂巡穴已闊數尺。其人謫訥云。恐穴更廣。卽難制也。遂擲入瓶中。訥方奇之。厚贈錢帛。攜歸燈下。

徐彥若弟彥樞。大中末。遇京國中元夜。觀燈于坊曲間。夜深有一人前揖徐公。因同行。謂徐公曰。君貴人也。他年賢兄必爲輔弼之官。若近十年。卽須請退。去京五千里外。方免難也。不爾。當有禍患。行及一小巷口。其人曰。某在此巷內居。別日請相訪。遂分路而去。經旬日。彥樞行及其巷。乃訪之。並無人居。行十步餘。有一小神祠。外路已窮矣。於是謁其神。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。含笑相視。彥樞記之。光化末。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。兄方居宰輔。遂話於兄。時四方皆爲豪傑所據。唯有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爲節度使。彥若遂請出廣州。昭皇授以節鉞而去。果免患難。宣皇朝。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。人言能使鬼神。上聞之。召見。狀貌甚異。帝謂左右曰。斯人不可測也。留於翰林中宿。泊夜召與語曰。聞公頗有神術。今南中柑橘正熟。卿能置之否。元素對曰。此小事。請安一合於御榻前。數刻間有微風入幕。元素乃啓其合。柑子滿其中。奏曰。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。遠處取恐遲。上嘗之。甚驚嘆。謂之曰。卿要物應不難也。元素曰。若非奉天命。臣何敢自取。自取必有陰譴。明日上命一內家小兒。以銀笛吹之。夜上高樹。宣元素從容聞其聲。上曰。近

有此怪。卿爲朕逐之可。否。元素笑曰。此小兒耳。乃書一符飛之。頃刻乃不聞其聲。明日喚小兒詢之。云方吹次。似有人於口中撥去。黑中無計求也。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。踵前吹之。宣元素聽。元素吐氣少許。其聲遂絕。上再三怪之。明日喚問。乃是被風吹落宮牆外。無由到樹上。又令人於後苑作一地穴如屋。點燭於其間。入數人鳴鼓。白元素曰。又有此妖。卿可逐之。復飛符良久。乃不聞其聲。翌日上責穴中人曰。方擊鼓次。奉中使宣旨。不用擊也。其夕又穴鳴之。戒曰。任聞宣傳。不可止也。復不聞聲。上明日問其由。奏曰。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。臣遂不敢違命。上曰。今夕更爲。縱是我來。亦不可止也。復不聞聲。隔日奏曰。有一赤龍入穴。人皆驚走。所以然也。宣皇駭之。異常勤重。前後異術不可盡記。賜賚孔多。半年後。堅辭歸江南。乃放去。不知其終。

李思齊者。常着綠戴席帽於京輦。狀貌若三十許人。每閱市場。登酒肆。逢人卽與相善。令狐楚聞之。召止宅。語言非常人。楚子絢侍立。觀之亦覺其異。云在吳天觀安下。明日楚令人覓之。無蹤。咸通中。絢爲淮南節度使。已逾三十年矣。門吏於市肆見思齊。貌若當時。驚而白絢。絢亦驚。使邀之。拜爲丈人。謂絢曰。何衰老如是。絢復再拜。留宿府中。不住。云在紫極宮安下。去而不復來。有人復一見在酒樓上。絢又令訪之。竟不來。莫知所去。

段文易。貞元中在西川爲南康王章。畢賓從。畢薨後。遭劉闢。遂爲外邑佐官。高崇文收復劍南。召居舊職。文昌再三謝之。崇文曰。君非久在卑位也。指己座下椅子謂之曰。此椅子猶不足與君坐。遽請歸闕。行至

興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樹曰。君去日既逢梅臉綻。來時應見杏花開。及抵京華。屢遷爵秩。數年後拜益州節度使。經興元至往日僧院。觀庭中杏花方盛。訪其僧已卒。文昌追思之感。爲之設齋而去。文昌孫安節。爲人厚重。言未嘗虛發。每云天復中避亂出京。至商山中。逆旅見一老婦人。無一半頭。坐床心緝麻。運手甚熟。其兒婦在側。言廣明庚子歲。巢寇入京。爲賊所傷。自鼻一半已上。並隨刃去。有人以藥封裹之。時不死兩日。亦如往者。後微動手足。眷屬以米飲灌口中。久而無恙。今已二十餘年矣。人間有此異事。安節又云。長安多凶宅。無人敢居。街東有宅。堂中有一青面如靛色。雙目若火。其面滿五間。堂居中人呼爲大青面。街西有宅。龜頭廳中亦有青面。可以一間屋中。人呼爲小青面。安節少年因冷節與儕類數人。蹙氣毬。落于此宅中。斟酌不遠。於壁隙見在細草內。安節與衆穿壁入。去取毬。數步間。試窺廳中。果見其面滿屋下。眨眼視諸人。乃一時奔出。莫敢取其毬也。

咸通中有幻術者。不知其姓名。於坊曲爲戲。挈一小兒。年十歲已來。有刀截下頭。臥於地上。以頭安置之。遂乞錢。云活此兒子。衆競與之。乃叱一聲。其兒便走起。明日又如此。聚人千萬。錢多後。叱兒不起。其人乃謝諸人看云。某乍到京國。未獲參拜。所有高手在此。致此小術不行。且望縱之。某當拜爲師父。言訖。叱其小兒不起。俄有巡吏執之。言汝殺人。須赴公府。其人曰。千萬人中。某一難逃竄。然某更有異術。請且觀之。就法亦不晚。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。以刀劃開。臂上陷瓜子於其中。又一法起其兒子無效。斯須露其臂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。乃曰。某不欲殺人。願高手放斯小兒起。實爲幸矣。復叱之。不興。其人嗟嘆曰。不

免殺人也。以刀削其甜瓜落。喝一聲。小兒乃起如故。衆中有一僧。頭欹然墮地。乃收拾戲具。并小兒入布囊中。結于背上。一面吐氣一道如疋練。上衝空中。忽引手攀緣而上。丈餘而沒。遂失所在。其僧竟身首異處焉。

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。過海欲往新羅。舟至海中山島畔避風。與同舟一道流。行其島嶼間。見泉水一泓。中有赤鯉一頭。道士取之不得。乃念咒禹步。獲之。僧云。海中異物不可拘也。道士曰。海神吾無懼。僧苦求免之。投于波內。乃往海東。明年僧還京。復拘西明寺。乃能卜射。言事無不中者。由是謁請。如是一二年間。獲繒不知其數。一旦有客詣之。見小栢木神堂內。幡花填其中。客以手捫其中。得一小兒。長數寸。朱衣朱冠。眉目如畫。狀似欲語。忽脫手飛去空中而不見。其僧歎惋久之。乃訴罵。逐其客。客懼。走避之。經月。聞其僧言其事。皆無憑也。

王鮪者。凝之兄也。多異術。有相知多智。爲使往宣州推事。謂鮪曰。有何錢行相贈。鮪出一小囊。其間如彈丸。不知何物也。謂之曰。可長結在身邊。無忘也。既到宣州。推事月餘。日晝寢於驛廳內。睡中轉身。爲彈子所壓。脅下痛極。因躍下牀。就外觀之。屋梁忽折。落于榻上。枕席有聲。震駭驛內。使人免茲難也。康駢著劇談錄。亦載鮪有異術。中書令韋昭度。方秉機衡。中外趨附者千萬。忽作老僧來謁。昭度方在道院獨坐。觀其僧。頗異之。僧曰。令公禍將及矣。能隨貧道去否。特來相迎耳。昭度恍然失色。亦甚懼焉。白僧曰。某當權已久。深慮禍生。甚欲遠行。然略須辭別家眷。其僧不許。昭度須請入馬。及至堂中。長幼哭哭。云無信妄說。

拽其衣裾。移時。昭度脫身趨道院。已失其僧矣。詢諸關吏。無有見者。兩月間。遂遇難。與表弟李礪同破家也。

代說鄭畋是鬼胎。其母卒。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。初亞未達。旅遊諸處。留其妻并一婢在山。觀中女冠院側。及歸。妻已卒。詢其婢。婢曰。娘子將欲產。臥之。夕聞空中有語曰。汝須出觀外。無觸污吾清境。不然。吾當殺汝。妻祝曰。某婦人也。出無所歸。願聖者憫念。及五更。分娠後。乃殞絕。觀內道衆爲殯於牆外野田中矣。亞以錢酒往酹之。是夜夢妻曰。某命未盡。合與君生貴子。無何爲觸污道院。爲神靈所殺。從此向南十里。有一僧院。其間祇有一僧。年可五十來。此奇士也。君可往求之。僧必拒諱。但再三哀鳴祈之。當得再奉箕箒也。及寤。不以爲信。次夕。又再夢之。語如初。亞於是趨其院。果見披桑門。初謁之。亦喜。亞遂告之。殊不管。顧曰。我卽凡人也。偶出家耳。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。亞復懇之。僧怒。以拄杖驅擊。亞甘其辱。連日不去。夕亦不寢。僧乃許之曰。汝旣心堅若此。俟吾尋訪之。乃坐入定。半夜後。起謂亞曰。事諧矣。天曙。但先歸。吾當送來。亞其夕歸。觀三更中。聞外戶人語。卽引妻來。言本身已餓壞。此卽魂也。善相保守。囑之而去。其事宛如平生。但惡明處。三二年間。乃生畋。又數歲。妻乃辭去。言年數已盡。合當決去。涕泗而別。俄不知所之。咸通初。有布衣纓。忘記其名。到京。登云。黔巫間來。王公之第。以芋挺炭三十斤。自出小鋸并小刀斧。剪截其炭。疊成二樓。數刻乃成。散藥末於上。下用火燒之。藥引火勢。斯須卽通徹二樓。光明赫然。望其簷宇。窗戶。彫楹刻角。并闌檻。罔不周備。又有飛橋連接二樓。有人物男女。若來往其上。移時後。炭漸飛揚成灰。方

無所覩。懿皇聞之。召入宮禁。久而不知所之。

李琮爲湖南觀察使。漁者獻鯉魚一頭。長數尺。琮命家人烹之。魚腹得印一面。文曰。衡山縣印。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文書看。其印篆分明。乃遣召衡山令。使攜印來。及到。閱之。果然新鑄也。琮屏人詰之。宰邑者伏罪。首曰。舊印爲惡人竊去。某與主吏。並憂刑戮。所以潛命工匠爲之。今則唯俟死命也。琮憫之。爲祕其事。碎新印。令齎舊印歸縣。罕有知之者。

邢公杜琮。人臣福壽。少有其倫。日常五滄以爲常。或一日之費。皆至萬錢。夜間亦是一食。暮年有醫工詣曰。相公不宜夜食。恐臟腑擁滯以致疾。琮笑曰。吾六十餘年如此矣。有何患哉。京西有客見人牧羊。徧滿山壠。不知幾千萬口。客詰之。自何而來。答曰。來自酈夏。供相公食耳。指顧之際。轉首恍然。並無所覩。乃知神靈所授也。